

文明的萬花筒



市井萬象

「文明的萬花筒——敘利亞古代文物精品展」現正在四川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舉行，展出一百八十三件（套）展品，以歷史時間的流動為主線，講述敘利亞從石器時代開始，歷經青銅、鐵器時代，走向希臘化、羅馬和伊斯蘭時代的歷史進程。圖為展出的人物浮雕和立獅石板浮雕（右）。

中新社



暖暖的蜂窩煤



人生在線 霍無非

早年，中原的城鎮居民過冬沒有暖氣，靠的是黑金般的蜂窩煤。

一塊塊十二圓孔的蜂窩煤，做飯燒水取暖，一煤多用，是千家萬戶生活的主要燃料。

深秋，各家各戶就開始儲煤了，定量供應。在煤場排着長長的隊，用架子車把做成不久的煤裝車拉回家，濕濕的兩手黑。有時人力不夠，鄰居們相互扶攜，幫忙拉車，到家小心翼翼地擦在自家搭建的煤池裏，十天八天後，煤塊漸乾，就可以燒了。

爐具也很重要。把生鐵煤爐挪至堂屋，再取出白鐵製成的煙筒清理，一節接一節套好，一頭扣在爐膛後的出煙口，用泥糊實，另一頭伸出窗外，每節煙筒的接頭用報紙漿子糊好，防止漏氣，就大功告成。如此，做飯燒水都改在居室，取暖也就有了。那時每家三四個甚至更多的孩子，爐火旺旺，人氣鼎盛，室外冰天雪地，屋內暖暖融融。

蜂窩煤入爐前要疏通煤孔，「眼對眼」放在膛內燒得通紅的煤上，不然火力不旺。雖然能充分燃燒，燃盡用長鉗把爐膛下方塊狀的煤渣夾出，但畢竟會有少許塵灰飛揚，影響室內的空氣環境，得勤揩抹。最危險的是百密一疏，出現煤氣中毒事故。白天，門窗打開，屋內通風，不覺異常。入夜，門窗關閉，若爐蓋未蓋嚴實，或煙筒出現縫隙，無色無味的一氧化碳絲絲散出，在室內作孽，是個「溫水煮青蛙」的漸進過程。

我年少時曾中過兩次煤毒，

半夜醒了頭疼無力，手腳不靈，下地一頭磕到牆上，把窗打開，冷風嗖嗖灌進，好半天才清醒些。儘管是輕度煤氣中毒，但頭疼得很，學也上不了，讓鄰家的小嘎子給老師請假，小嘎子在雪地跑得溜溜的，每次都不誤事，驚得老師想來家探望。當年常聞有的人家因重度煤氣中毒失去親人，所以相當一段時間，我家冬夜的窗要開一道縫，寧可冷點，以防不測。

蜂窩煤還有個撓頭事，就是不時遇到熄火現象，大概是因為加煤太遲或封爐不嚴燃盡所致。早晨起來，掀爐蓋發現爐滅了，又沮喪，又着急，這可要耽誤做早飯呀。重新生火，得準備刨花碎木引火，煙熏火燎，嗆鼻流淚，煤引着了，使之產生火力還得一陣子，簡單點就到鄰居家「換煤」、「燒煤」。所謂「換煤」，就是夾一塊未燒過的蜂窩煤到鄰家換回一塊已燃燒的蜂窩煤。「燒煤」則是把自家一塊蜂窩煤放到鄰家爐上燒着後來回。這兩種方法，可縮短燃着的時間，但都影響鄰家做飯，卻毫無怨言。這樣的互助習以為常，形成默契，鄰里和睦更近一步。

到了二十多年前，城鎮居民住房條件發生了較大變化，樓房基本安裝了整齊劃一，安全可靠，清潔無灰的供暖管道，冬季取暖得到逐步改善。隨着家庭做飯也改成了燃氣，蜂窩煤徹底淡出了人們的視野。黑金般赤誠的蜂窩煤啊，在寒冬燃出的那股暖意，讓心靈回春。



善治若水 胡恩威

位於西九文化區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今年將開幕。它的功能應該是什麼，目標是什麼，是否走向國際化？在筆者看來，其首要任務應該是推動國民文化教育。不少香港市民對中國文化的認識較為膚淺。究其原因之一是香港自回歸祖國以來，中小學並沒有系統的國民文化教育。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課程並非必修科，更不用說書法詩詞。這也導致如今一些港人的中文水平低和對中華文化認識淺。

如何推動中國文化教育？舉例說，文房四寶、詩詞歌賦、四書五經等等，均是中國文化的根基。故宮擁有相當豐富的藏品，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展品來自故宮，因此

故宮文化教育

建立自己的角色是必要的：編撰不同的教材，透過展覽，讓大眾認識中國文化之精髓，還可成為中小學生的一個活態的中國文化教室。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那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如何展現博大和精深呢？在文學、視覺藝術、設計、衣食住行等不同領域上，中國傳統文化如何與現代生活結合？傳統文化對當代生活有着什麼意義？在變幻的國際形勢之下，推動國民教育，是維護國家安全的有效且建設性的方法。只有深刻認識中國文化，我們更知國家安全對個人生活和發展的重要性。因此，筆者認為這也正是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使命感之一。再說國際化，當香港運用博物館的概念形成有效的國民文化教育生態系統，它可起到一個優秀的示範，甚至推廣全國。

另外，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屆時若要與國際博物館合作，例如和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大英博物館等合辦中國文物展，相信也會精彩紛呈。國際合作或說國際化，與推廣國民教育並無矛盾。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要形成自己的特色，首先必須要有清晰的定位，腳踏實地、潛移默化地讓香港市民認識中國文化。

民以食為天。香港人也喜歡吃。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內容離不開中國傳統文化和生活，不妨由食開始。若舉辦一個以吃為主題的展覽和系列活動，相信會很受歡迎。另一個當然是書法。在香港，書法和吃食也有密切關係，以前不少的茶樓部長都能寫得一手好字，由菜單到食譜，都能夠用毛筆書寫。這也是中國文化的特色之一，始終貫穿生活。

潛心於漢學的人生



東西走廊 陳安

文學家楊絳說：「中國的語言是我們喝奶時喝下去的。」對於我們這些喝奶時就喝下中文的人來說，掌握漢語自然是駕輕就熟，得心應手。但若在喝咖啡時去「喝外語」——在青、中年開始學英語，那就一定會感到「駕重就生」，難於通過讀、聽、說、寫這一道道難關，甚至數十年後還不能寫一篇像樣的英語文章。而對非華人而言，漢語，這門世界上最難的語言，要去諳熟，去精通，再去研究中國歷史、政治、文化，去著書立說，這該有多困難，若讓李白給他們一句忠告，他或許會說：「此乃另一條蜀道。」

可歷來就是有不少歐美學者走上這條「危乎高哉」的蜀道，百步九折，顛連攀緣，終於成為功成名就的漢學家，年前以八十五高齡謝世的史景遷就是典型一例。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是英國人，生於倫敦，近三十歲獲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後來便在該校從事教學、研究、著述，寫下十餘部有關中國歷史的專著。他一直沒有加入美籍，說是「為何要背叛莎士比亞呢？」他忠於莎翁，乃肺腑之言，可他似乎更景仰司馬遷，而正是這個「史景遷」，大膽闖入方塊字和文言文迷宮，然後用一生精力皓首窮經，博學通覽，嚴謹考證浩瀚的中外檔案史料，甚至不放過清朝皇帝御批的奏摺，終於能像司馬遷寫《史記》一樣，「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撰寫中國的歷史事件和人物，又像蒲松齡寫《聊齋志異》一樣，用瀟灑流暢的文字寫下引人

入勝的歷史故事，做到他自己所要求的「歷史與文學合二而一」，他因此被視為一個最善講故事的歷史學家。

史景遷的書為英語讀者描寫了不少中國讀者原先也不一定熟悉的歷史人物。你看，與康熙一起走來了曹寅——曹雪芹的祖父，一個能寫詞賦詩、善譜崑曲的名臣；胡若望，一個天主教徒，去法蘭西作「惶惑之旅」，不料被關進瘋人院；王氏，大歷史背後的小人物，清初山東的一個女子，不堪生活重壓而慘死；那位與徐光啟親切晤談的則是利瑪竇，一個意大利傳教士，傳神學，也傳幾何學、地理學，並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

除了不少活生生的人物，史景遷更從多方面展現中國歷史的漫長歷程和廣闊圖景。他寫《大汗之國》——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寫《太平天國》，剖析這個歷史評價不一的事件，並通過歷史脈絡來追尋洪秀全的內心世界；寫《中國縱橫》，反映他如何努力正確、公正、透徹地思考中國；寫《改變中國》，介紹過去三百餘年裏前來中國的西方顧問如何看待、怎樣輔助這個古國，其中有天文學家、醫生、翻譯家和工程師；寫《追尋現代中國》，既挖掘中國的過去，也闡釋中國的現在。

他的著作大多已譯成中文，也即為中國讀者開啟了了解自己國家的另一個視角，不論你是否贊同他的歷史觀點，他確實能為我們提供新的思考角度，增添認識上的深度。

史景遷離世消息不禁使我想起了另一些漢學家，他們也都像史景遷一樣，熱愛中國文化，一生潛心於漢學，孜孜矻矻，勤勉不懈，寫出一本本著述，又培養出一批批新人。

如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一九三三至二〇一六），他也生於倫敦，父母是在英國為《紐約時報》《紐約客》撰稿的作家。他先後在哈佛大學求學、執教，師從費正清，並接他的班，擔任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作為漢學導師，他覺得教學是給學生們提供「麵包和奶油」，有幸帶他們一起進入中國的悠久歷史和文化，做一名兼容東西文明的多元學者。由於栽培的學子質優量多，他被譽為「歷史學家中的歷史學家」。學生們都記得他嚴厲而又諷刺的形象：坐在大書桌旁，桌上攤滿了有關中國的文史資料和報刊文章，他高高捲起衣袖，隨時取下來在耳朵上的鉛筆，在這些文字材料上圈圈點點。學生們也知道他是屬於第一批有機會研究故宮檔案史料的美國歷史學家，也因此有了他的代表作《叫魂》。他的其他著作還有《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等。

還有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一九三七至二〇〇六），一個周遊列國、懂多門外語的學子，最終成了最愛中文、最愛漢學的歷史學家。他父親因寫暢銷小說而致富，便帶著家人離開紐約漫遊世界，Frederic也就先後在墨西哥、古巴、百慕大、法國和西班牙接受「世界教育」。十八歲進入哈佛大學，修讀歐洲歷史和文學，可他的博士論文寫的卻是太平天國，後去巴黎索邦大學進修，因學法屬印度支那歷史而打開了漢語學習之門。曾先後去台灣學中文，去大陸作研究，並娶了中國太太、翻譯家梁禾，所以他的漢語說講、翻譯能力都很強。始自一九六二年，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成了他終生事業的起點和歸宿，在那裏修得中國近代史博士學位，後長期擔任中國歷史教授、東亞研究所所長、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熱心於教學活動，也熱衷於研究和著述，多部作品以宏觀的洞察力著稱，影響深遠，如《講述中國歷史》、《洪業：清朝開國史》、《上海三部曲》等。

魏斐德，孔飛力，史景遷，三個潛心於漢學的人生，早被譽為美國「漢學三傑」。他們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濃厚興趣和誠摯感情，對漢學的深入研究和豐碩成果，真值得我們中國讀者欽佩、尊崇。他們在人文上的那種寬闊視野和包容胸懷，顯然可使不同制度的國家靠得更近，彼此理解得更深，從而相處得更和諧，更敦睦。



▲左起：漢學家史景遷、孔飛力、魏斐德的著作《追尋現代中國》《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洪業：清朝開國史》。

半山秘境看圖展



HK人與事 朱昌文

傳媒圈好友廖建明向我推薦，去看一個香港老照片展覽，名叫「復甦生息、逆中求存、重振旗鼓——香港風致三十年——1940至1970年代歷史照片」。展覽地點是在金鐘正義道九號，原是英軍軍火庫的亞洲協會香港中心麥禮賢夫人藝術館。我生活在香港逾半世紀，卻從未踏足這塊「茂林秘境」，也有人形容它為「城市中的藝術綠洲」。我想既可看展覽，又可尋幽探勝，豈可錯過這個機會。

雖然位置不算偏僻，但許多人並不知道這裏會有一個軍火庫，它附屬於英軍域多利軍營，佔地面積約二千三百六十坪，四座建築物於一八六〇年至一九三〇年代先後建成，用作研製與儲存炸藥之用。駐港英軍於一九七九年遷出軍營後，舊軍火庫遂成為政府倉庫及工作間，其後被亞洲協會香港分會活化保育，於二〇一二年改為亞洲協會香港中心的新會址。軍火庫上層平台的三個爆炸品貯存庫被列為一級歷史建築，下層平台的GG樓則列為二級歷史建築。

走進這片周圍樹木蒼翠的偌大場地，看到幾座保留古老風格的建築物，也看到陳列在護堤兩邊的四尊出土大炮，還有地面上曾用來運載炸藥的軌道遺跡等等，使我仿若走進一條時光隧道，感覺奇妙。穿行過一條通向古蹟區的曲尺形天橋之後，在綠蔭深處，找到展覽照片場地的麥禮賢夫人藝術館。這是一座用花崗岩建成的建築物，曾列為軍火庫A，用作儲存炸藥用途。它是軍火庫建築群最古老的建築物，於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八年間建成，其基本建築結構及特色被保留下來，巧妙地活化成為藝術展覽場地。

這個香港歷史照片展，展出三位因緣際會於上世紀來到香港的攝影師 Hedda Morrison、李福志及 Brian Brake，分別拍攝於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七〇年代中期、橫跨三十年歷史時空的八十多幅黑白及彩色攝影作品，展現了香港在這三十年間的蛻變，從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間戰後的「復甦生息」，到一九五〇年代的「逆中求存」，到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〇年代則「重振旗

鼓」，力謀發展，逐漸發展成為令全球矚目的東方之珠。

三位中外攝影師雖有不同的生活背景和攝影目標，但他們都如實地用鏡頭記錄了上世紀中期香港的市容和居民的生活狀況，通過他們高超的攝影技巧和作品的主題表達，綜合來看，我想這正好反映了香港人同舟共濟、刻苦耐勞、不屈不撓、奮發向上的獅子山精神。

三位攝影師的紀實作品內容豐富，取景範疇廣闊。Hedda Morrison的相片貼近生活，顯出對平民百姓的關心與尊重。Brian Brake的信念與前者相同，他喜歡藉連環影像說故事，透過精心鋪排構思，運用精湛的攝影技巧演繹。李福志的人生際遇與前兩者大不相同，他不像其他兩人出身富裕家庭，也從沒接受過正式的攝影訓練，全憑堅毅意志，一邊在太平山頂替遊客拍照謀生，一邊努力學習，終於闖出一條攝影新路，受到人們賞識。

我對李福志的作品特別有好感，其中一

張照片拍攝地點是中環德輔道中，清楚看到中國國貨公司、華僑日報、工商日報和西伯利亞皮草行等招牌，一名身穿背心的漢子頭顱頂着托盤送午飯，這個畫面對我這個「老香港」來說十分熟悉。另一張照片是一群男孩在上環海旁跳進海裏游泳，顯得興高采烈。還有遊客在山頂拍攝的照片，都吸引我的眼球仔細欣賞，回味時光倒流的樂趣。



▲展出的李福志攝影作品之一。圖源：信和集團及歷史遺珍攝影基金會